

中華民國卅五年孟冬

善後救濟總署
冀熱平津分署

一年來的振務

童冠賢題

冀熱平津分署一年來的振務

目次

弁言

劫後災區鳥瞰

世界大戰的序幕揭自何處？ 支離破碎的農村 禍不單行 工業的嫩芽摧折了 脈絡遍遭割切
難民們哪裏去？

急迫的直接救濟

同心協力振災黎 兩市急賑 冀東熱南 平津外圍 保石二區 中共區 兩個孤懸的角落 塞
外救寒民 流亡者的遣置 超越了百萬人

空前盛事記平售

平價麵粉遍平津 怎樣公平配售 一個臨時機構 收入些甚麼效果 輿論策勵了我們

養濟院面面觀

「老吾老·幼吾幼」 慈善機構在平津 河北無依者之家 熱河善團的鱗爪 化作甘霖

造福下一代

效法宗教家的精神 八十三個中心 主要任務是什麼？ 小天使們活潑了 大家來擴大成果
還有不容忽略的 精神食糧也不可缺 再讓一萬個貧童入學

寓救濟於善後

工振原則和細則 浩蕩的白河水系 救災先防汛 復興我們的「牛津」 莫荒廢了學童 掃蕩
敵人的積穢 治療城市的排洩器官 幫助他們服務 交通還任待時 從救濟對象中找助手

蕩平了新的災禍

軍糧城傳來警報 疲勞的前哨戰 毒餌·火攻·捕殺 災區巡禮 一個誠摯的期望

面向光明

安定罷，社會！ 讓我們做好這些事 萬象更新

附錄

救濟工作報告表

冀熱平津分署一年來的振務

弁言

本分署自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草創成立，同人埋首在紛忙工作中，不覺又是一年。爲檢討過去，策進未來，我們準備在週年紀念大會時提出全年工作總報告。除衛生、農業、工業的善後救濟工作各有專編敘述外，本編所述爲一般振務進行的情況。

振務工作原有各種規定的表報和定期報告，但那些太規律化的資料不論在縱的或橫的方面都只是數字的累積和串連，我們希望從文字敘述上表達一些活的事實。本編特將一年來的查災、急賑、平售、特賑、福利、工賑、防災、和計劃等分八章作簡單的報導，我們所遭逢的困難也擇要提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

提出週年大會的報告因限於十一月十五日完成，所以本編的工作數字只能統計到十月底爲止，而若干附屬機關爲交通困難所阻，列報來署的數字大多未齊，因此本編大部份的工作數字並不能代表全年，而只是全年中的一部份。

劫後災區鳥瞰

世界大戰的序幕揭自何處？

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各地先後爲日軍暴力所統治，本區熱河省也被併入了傀儡組織的「滿洲國」版圖。七七事變繼起，這點燃第二次世界大戰導火線的第一槍便從本區河北省宛平縣蘆溝橋爲日本軍閥所發射，大戰的序幕亦即自本區揭起。

本區各地的淪陷時期參差不一，從最短的五年餘乃至最長的十四年，三千八百萬人民所受的煎熬則無二致。熱河淪陷最早，抗戰後的熱河西部成爲遊擊戰場，最後，熱東也有過我們共同打垮日本侵略者的盟友——蘇聯紅軍的足跡。平津

兩市在民國二十六年七八月間先後淪陷。河北省在二十六年七月以前失去了東北部二十一個縣區，同年年底以前淪陷了六十九縣，二十七年淪陷了六縣，二十八年再淪陷了三十五縣，只有東明一縣是二十九年六月才淪陷的。就在敵人的「鞏固華北以戰養戰」的策略下，這一廣大的淪陷區也未嘗讓它安枕，大部地區表演過經年累月的英勇遊擊戰，特別是太行山麓的冀西南數十縣。

支離破碎的農村

河北省向稱華北的精華，擁有一四〇、二五八方公里的土地和二八、六四四、四三七人口，中南部平原地區的人口分佈密度較大，西北與東北山地和海濱密度較小。全省耕地面積為九五、七四六、〇〇〇市畝，佔總面積的百分之四五、五，共有農戶四、三〇四、八三九戶，佔總戶數五、一〇八、九二一戶中的百分之八十四，平均每農戶有耕地二二、二四市畝，農產以旱田作物為主，每年的食糧產額，以民國二十五和二十六兩年的數字平均，約計一四四、六三〇、〇〇〇市担，其中小米最多，甘薯次之，小麥、高粱、玉米又次之，稻米最少。戰前十數年間雖不斷遭受過天災人禍，但農村生活大致還能自給。熱河省的土地面積為九五、四四八方公里，人口約四、七五六、〇〇〇人，氣候嚴寒，較為瘠苦。農產以大豆、高粱為主，麥穀次之，牲畜毛皮也有相當產量。

淪陷後的農村受戰爭洗禮，農民的逃亡流徙和徵丁拉伕，造成了農作勞力的缺乏；牲畜的徵用死亡和被掠奪，造成了耕作動力的缺乏；大量肥沃的耕地被敵軍開作機場，興修公路，及劃供各種軍事上的用途，又為防禦遊擊隊，不准在鐵路公路沿線五里內種植高桿作物，形成了耕地面積的削減；又為達成其毒化與侵略政策，強迫農民種植煙土、蓖麻和棉花，更造成食糧生產的貧乏。河北省的農產遭受這些打擊而減低產量達百分之二十七，而收穫的物產不但蓖麻、棉花之類直接供敵人搜括，食糧也統被低價徵購，供應了幾百萬武裝侵略者的軍糧。平津市民每人每月的食糧定量分配只有十斤，而且在三十二年度分配的食糧竟混合了七十二種雜物，只有上流人士才享受到他們的「文化米」（高粱）。

我們姑且拿冀西的沙河、邢台、內邱、臨城、井陘、元氏、獲鹿、高邑、贊皇、磁縣等十個縣區的戰災統計來作例證，在戰爭中被殺的人民是二四、二三八人，餓死的三四、八七九人，負傷和殘廢的六、八〇四人，被俘九、八四二人，至今患病待救的有六七、三六二人，人民被搶掉和燒掉的糧食是二、八七八、五二八担，對敵負擔的糧食是三一、六八三、〇四五担，被燒被毀的房屋三二九、八〇七間，損失了農具四八〇、〇四二件，損失了耕作牲畜三七、五一五頭

，猪五、八八九口，羊六三、七一三隻，雞二五七、〇〇五隻，蜜蜂一、七一三窩。這些數字是當地救濟分會辦事處詳細調查統計的，經本分署所派人員在磁縣和邢台作過抽查，大致都相符合。熱河省經我們派員調查過的地區也都是農村破產，除沿鐵路線的少數地帶還勉可維持外，他如林東、林西、赤峯、凌南、建平、寧城等縣確是民無「隔日糧」，也無「蔽體衣」，狗和馬也被宰殺了充飢。姑以本署查得的朝陽、凌源二縣為例，前者已耕地面積二、七六九、二七〇畝，後者一、三八二、九八二畝，未耕地前者四七〇、〇〇〇畝，後者三、七四二、五〇〇畝，農民人口前者一〇三、〇〇〇戶，計七〇二、〇〇〇人，後者四〇五、二二三三人，他們經積年來的橫征暴斂，缺少了農具三六〇，五四三件，因軍事徵調而缺少二千七百輛大車，缺馬一一，二八三匹，牛二，八九二頭，騾五，七四三匹，驢三二，八四三頭，本年的春耕就缺少了食糧種籽三，七五一石和棉種一三，〇一二担。

禍不單行

八人大戰中的農村痛苦還不止於兵災，天災也隨之而至，日寇投降後的一年間，河北省各地分別遭受了旱災，雹災，風災，水災的侵襲，尤以水災區廣汎而嚴重。白河水系各河流以及冀東的灤河和冀南的漳河系，衛河系，滏陽河系先後決口，洪流泛濫，淹沒了廣大的農田和村莊，至今還有不少的人民被困在汪洋澤國中，逃出的則多展轉求食於都市。水災的釀成因素有為敵人以自私的局部水利而貽誤全局，有因敵軍頻年強修公路，便利軍事運輸，這些橫斷冀中南的速成路線既少兼顧全盤的設計，又少宜洩積水的橋涵，阻滯了水流而造成漫溢或潰決。更普遍的原因是長期抗戰中河堤久失培修，戰後政治問題繼起，地方行政與治安七零八落，該搶修的緊急工程也陷入了無從着手的窘境。

平津附近的清苑、香河、寶坻、青、滄、安次、靜海、武清、新城、文安、新鎮、永清、霸縣、良鄉、昌平、通縣、徐水、房山、涿縣、正定、安新、容城、雄縣、固安等縣遭受水災都相當嚴重，本分署已完成初步的調查，正施急賑。冀南的災况也從困難環境中作過局部勘查，綜計魏縣、大名、景縣、阜城、永年、衡水、武邑、南和、任縣、隆平、堯山、平鄉、鉅鹿、威縣、南宮等地被淹村莊嚴重的一五七村，較輕的一，二三九村，倒毀民房一二，九五五間，被災農田面積嚴重的二七四，九六三畝，較輕的一，三四七，八六三畝，農產減收一，五二九，三四三担。冀東灤河因敵人在沿海開拓百餘里水稻農場，挖掘新河以引灤河水源的灌漑，影響灤河堤岸，三十四年伏汛期間多處崩潰，淹沒了灤縣的一三四五各區和樂亭西境，至今未復，綜計被淹村莊五四一村，被災田地一，〇八二，〇〇〇畝。冀中的安平，饒陽

因滹沱河泛濫成災，也摧殘了數百村鎮。

這些水深火熱的災民們是如何生活着呢？不妨從本分署人員與聯總人員騎驢乘舟及徒步勘察任縣、雞澤、大名、魏縣一帶災情報告中任意窺探一斑。他們自北澧河入大陸澤時，沿河東南一片汪洋，舟行八里至環水村，那兒有居民四百戶，約二千人，田地被淹，女的作手工紡織，男的作小本販賣，出門拉大鋸，打魚，撈水草曬乾作燃料，無分老幼，一律是面黃肌瘦，滿面悲涼。再至駙馬村，戰前人口有九百人，飢荒疫病死去了三五〇人，少數流亡去了，現餘五百人，戰前四百餘間房屋只存一半，四十一頃田地淹沒了二十八頃。大水坑剩下居民五二〇人，三十二年敵偽掃蕩戰中一次死亡過八十人，戰前牲口一一〇頭現已一頭不剩，二十六頃田地悉沉水底，僅有的是戰前一千二百間房屋內的殘宅四百間。杏園村的災民根本沒有油鹽，他們為歡迎勸災人而涉水十餘里去鄰鎮買粗鹽回來燒飯。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所見的是無數掙扎在飢餓線上的人民。

工業的嫩芽摧折了

農村是破碎了，讓我們再來看一看昔日繁榮的都市。天津市自遜清同治初年茁起了新興的工業，經六七十年的演進，已屹然樹立為華北唯一的工業區，不但外商在這裏有過燦爛的經營，民族工業的幼芽也與時俱長。戰前天津市擁有三，一九八家大小工廠，當時的資本總額達三二，二〇六，九四四元，工業的類別和廠數如下：紡織業八五〇，飲食品製造業五一，化學工業二六九，被服品工業六五，印刷工業二六，日用品工業二八二，器具工業五六三，機械工業六二，皮革工業一二，其他工業一八。北平市的精巧手工業夙稱發達，例如景泰藍，雕琢業等都會炫耀過中外，戰前這些小手工業約達五百家，賴以為生的人民不少。

抗戰後天津國人的工廠有的被敵方強迫收買了，有的被強迫「合作」，有的斷絕了原料來源而停閉。殘存的工廠一面在敵方苛酷的統制壓榨下担負一天天加重，另一面在農村破產，購買力慘落的情勢下銷路一天天萎縮，最後也只有一條必由之路——停工。敵偽的一貫經濟政策是「竭澤而漁」，他們以軍事力量濫發紙幣，惡性膨脹促成了生產低落與物價高漲，他們的金融機構變成了吞蝕人民的惡魔。一般商業銀行不是被敵方接辦，便是低頭接受其統制，不屈的早已逃遷或停頓，附逆的則是為虎作倀，直接間接地幫助了敵偽而在人民身上分肥。在這一黑暗時期，天津的工廠只剩了百分之五在奄奄掙扎，其中以毛紡業較能勉強支持。北平的脆弱小工業更不堪承受，大多被窒息而停止了呼吸。

本分署曾於去年首先調查平津碩果僅存的毛紡業，北平清河製呢廠原隸軍政部，出產軍服呢和軍毯，淪陷後被敵方過度使用，機件多已損壞或鬆弛，生產量大減，目前原料仍缺。北平開源呢絨廠規模很小，生產毛絨地毯，成色尚佳，戰前行銷國內外，現因缺料而停閉。天津滿蒙毛織廠爲日人創辦，現由軍政部接收，出產軍服呢和軍毯。東亞毛呢公司爲華北最受盛譽的毛織廠，出產各種毛線，在戰時限於原料，僅恃麻袋部製袋維持。仁立公司原製毛呢、毛毯和地毯，尤以地毯著稱於中外，戰時原料斷絕，不得已利用廢毛棉維持生產，成品低劣。萬古紳毛廠原爲美商經營，太平洋戰起時被敵沒收，出產地毯毛線和毛毯，現雖已物歸原主，但機器多遭破壞。海同毛織廠原名海京，也爲美商所辦，戰時售與華商，兩年前便因原料不繼而停工了。

本年初我們繼續調查河北熱河兩省殘存的輕工業，在昌黎、清苑、臨城、正定、定縣、寧河、滄縣、束鹿、獲鹿、無極、交河、通縣、新城、鹹水沽、石家莊、唐山等地共有麪粉廠七，紡織廠九，瓷陶業四，皂燭廠五，肥料廠二，化學工業五，鐵工機器廠四，鹽廠三，煤礦四，油坊八，造紙廠二，火柴廠二，軋花廠二，洋灰廠一，其他製革、伸絲、製蛋、織綢、釀造、製煙等廠共十一，共計工廠六十九。它們在戰時斷絕了原料而停工的十七家，受敵方統制摧毀的廿八家，勉強支持的不過三分之一。戰後已復工或計劃復工的雖有二十多家，然而新的環境並未給他們以光明的希望，而且原料來源依舊是一個絕大的問題。冀中產棉區的高陽在戰前原有廿九家紡織小工廠，年產棉布五十萬疋，淪陷期內也先後被迫停工。當我們調查時，不但過去馳名外縣的「高陽布」已無踪影，連該縣人民的衣料也已不能自給。熱河省的工業規模更小得可憐，我們所調查較重要的朝陽、凌源二縣，有糧食加工工廠七，釀造工廠五，小型煤礦六，電廠三，軋花和榨油各一，共計二十三單位。其中有廠礦五家陷於停頓，其餘設備簡陋，它們不但急需原料，且需要動力以及工作機械。統計冀熱二省已調查的工廠，在原料方面計需小麥十萬噸，大豆八萬八千噸，棉花六千噸，棉紗二萬包，生鐵二十萬噸，鐵板鐵皮一千五百噸，蘇子五萬噸，麻油、牛油、椰子油五百五十噸，化學原料如醋酸、硫酸、漂白粉、快粉、顏料等七十二噸，苛性曹達八十噸；在燃料方面計需煤和焦炭二十六萬五千噸，柴油一萬一千加侖，潤滑油類四萬磅；此外還需要建築材料六千六百噸，牽引皮帶三千呎，鋼汽管三千呎，自來水的管路材料三萬件，人力織機四千二百架，軋花機二百架，以及若干釀造、碾磨、抽水等機械，電機電料和許多機械配件。

我們知道，工業的繁榮依存於農村生活的安定，而農村的安定依存於國家的統一和政治的修明，救工業，救農村，

都不是簡單局部的步驟所能收效。然則何時再培育起這些摧折了的幼芽？

脈絡遍遭割切

河北省向爲華北交通的總樞紐，在水道方面，天津塘沽是海洋運輸的重要港埠之一，過去與國內的營口、大連、上海、秦皇島、青島、烟台、和國外的漢城、神戶、橫濱、門司都有頻繁的航運，內陸河流有南運河自天津經靜海滄縣以達德州，可航行一六〇噸的船舶，子牙河自天津經獨流沙河橋以達獻縣，可航行百噸船舶，大清河自天津經新鎮新安以達保定，下游可航百噸船，上游較小，北運河自天津經楊村以達通縣，可航行四十噸船，灤河自樂亭經灤縣以達喜峯口，可航行二十噸船。陸路方面，北寧鐵路自北平經天津山海關以達瀋陽，平綏鐵路自北平經張家口以達綏遠，平漢鐵路自北平經鄭州以達漢口，津浦鐵路自天津經濟南徐州以達浦口，正太鐵路自石家莊經井陘娘子關以達太原，這些鐵道幹線在河北省還伸展着北戴河支線，通縣支線，門頭溝支線，北平環城線，坨里支線，周口店支線，新易支線，臨城支線，良陳支線。公路在戰前也已有長足的進展，河北省公路網全長三千餘公里，貫通了平津與古北口、臨榆、景縣、保定、居庸關、成安、涿縣、喜峯口、大沽、滄縣、遵化、唐山、邯鄲、河間、南宮、大名、石家莊等地。

慘烈的戰爭曾經在這些線上進行，遭受過長期破壞，然而在敵寇全面攻佔後，這些交通線又先後被它修復，一度成爲它進行世界戰爭的海陸供應線。水道方面不但海洋運輸加緊，河北省的內河航運也由所謂「華北交通公司」設立內河運營所積極開發，擁有小型汽船數十艘。陸路方面不但五大鐵路大體都告復通，且把北寧路的錦朝支線向西延伸到葉柏壽、凌源、平泉、承德、古北口、銜接了通縣支線以達北平，又從葉柏壽向北延伸到赤峯，創造了熱河省的交通新紀元。此外爲軍事需要而興修了一些公路。在敵寇投降前，本區的交通脈絡確是四通八達，甚至超過了戰前的便利。

勝利後接踵而起的是一連串的政治問題，內部的矛盾衝突斬絕了這些脈絡。當本分署展開救濟工作時，平漢鐵路自北平只通到元氏，平綏鐵路自北平只通到青龍橋，津浦鐵路自天津只通到滄縣，北寧鐵路關內段雖可通車，也時有阻礙，全線通車的僅正太一路。公路更四分五裂，什九停頓，能行車的只有平津和津塘兩段。海運雖已漸恢復，但因戰後海輪缺乏，運輸量遠不如前。內河方面，南北運河約有民船一、二七三艘，共計四七、九四三噸，子牙河與大清河約有民船七八〇艘，共計二四、三〇二噸，然而河山依舊，却失去了通行的自由，運輸極爲困難。熱河的新鐵路早被腰斬，東段自遼寧境的錦州通至平泉，多處橋樑已遭嚴重的破壞，暫用枕木架便橋勉強行車，西段自北平只通到密雲。截至本年

十月，這一切情形並未改善多少，除了北平承德間公路已可行車。平綏鐵路與熱河鐵路兩線在軍事上固已打通，但修復的工程浩大，材料缺乏，局部行車的情況仍如往昔，北寧鐵路雖已全線通車，仍復時遭破壞，津浦鐵路依舊止於滄州，平漢鐵路原通的一段又被新的軍事行動切成粉碎，自北平只通到涿縣，保定南北的路軌破壞嚴重，修復甚難。這些鐵道並不單是平津兩市的供應線，也不單是冀熱兩省的營養管，而是整個國家的大動脈，任何一線的停斷都能陷國家於半身不遂的重症，大病未痊的國運又安能長此癱瘓！

撇開這些動脈，我們進一步看看交通線兩旁無數城市和鄉村的小血管，碉堡，地雷，監視哨，國土上被割着一條條蜿蜒曲折的傷痕。我們的工作被阻滯在沿交通線的狹長走廊地帶很久，幾經努力，才從點和線展拓到若干的面，然而無窮盡的障礙拖延了工作進度。查災人員從艱難險阻的環境中探索到一些輪廓，救濟物資的運送又成了更艱鉅的問題，就在各鐵路且因車輛奇缺，運輸已極滯緩，離開鐵路便遭遇到工具的恐慌和辦事的困難。我們的工作人員常須隨帶多種證件——本署的證明書，軍調部的文件，國軍和中共區的護照，他們在熱東，在冀南，在承德，在元氏，在保定，在永年，聽過砲聲，入過孤城，受過長期困阻，在大樹下躲過飛機的掃射，更經常隨嚮導者出入地雷封鎖線。

難民們哪裏去？

當戰爭初起時，人民在砲火之下逃奔後方的固很多，但更多的人民是在淪陷後不堪敵偽的摧殘而跋跡關山，奔向祖國的懷抱，八年中不斷內遷。根據善後救濟調查設計委員會在抗戰未完前的估計，北平市陸續逃出的難民約三十萬人，天津市逃出的約二十萬人，不過其中多數是寄籍平津的工商文化人士，戰後不一定全數返回。天津市被敵寇強徵出關的勞工也不下十萬人，但生還的當很少。河北省一三二縣逃出的人民連同被敵徵調出關的勞工二百五十餘萬，共達六百七十七萬四千餘人，不過其中多數參加了抗戰各部門的工作，在後方就業和就學的數亦不少，然而流落在陝西、甘肅、四川等省的貧苦難胞還很多。熱河省的詳情雖不深知，但大致較少流動。戰後我們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幫助遣送這些流亡無告的難民重回故里，規復舊業，我們原希望半年辦妥。

「回老家，」這在流離顛沛的難民腦海中是如何寤寐不忘的一個憧憬！不幸戰敗的敵人已回了他們的老家一年多了，我們的難胞還被阻隔在長安，鄭州，太原和綏遠，從海道遣回的一部份也多困阻在平津，新的軍事行動到處窒息了交通，水災更吞蝕了許多田舍，他們不是變成了新的無家可歸者，便是有家歸不得。另一面呢，在八年苦戰中咬牙掙扎而

終能釘住在本鄉本土的人們也被新的災難掀翻了，他們這另一批人再跟着走上流亡之路，從農村逃向市鎮，再從過負荷的市鎮分佈到城廂，「長江後浪催前浪，」浪頭便不斷的飄向都市。都市中正因工業破產而充斥着走投無路的失業羣，他們交織在一起，聽憑命運的支配。據本年九月報載省方的統計，河北省本年遭水災的二十五縣，有災民一百二十萬人，流亡者二十六萬三千人，還鄉隊三萬零五百五十八人，遭雹、旱、風災的十一萬二千人，失學青年三萬三千人，失業者五萬七千四百人，國軍新收復十一縣的難民約十一萬人，一般赤貧包括本署調查的共三十四萬一千五百人，國軍未到的七十九縣還不在內。本分署調查中共區冀南三十縣包括十六縣水災區共有災民四〇九，一八六人，魏縣大名的嚴重災區有災民一二六，九四八人，冀西十縣因戰災待救的災民五二，七二三人。他們不但缺衣缺食，尤其缺乏醫藥，疥瘡、膿瘡、腸胃病、瘡疾、傷寒蔓延着，還有敵寇姦淫婦女遺下的花柳毒病在傳播。

熱河省以朝陽為例，經本年二月實地調查，全縣兩鎮四十七鄉，赤貧待救的災民有一五，〇九五，待遣還鄉的難民有一，八八九人。其餘各縣因軍事阻礙，交通困難，我們隨時隨地實施急振，但災民細數還未報齊。然而舊災新禍製造了大量難民，遍地都能看到，本年十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所載特派員張高峯的「熱河來去，」所見的便是我們身歷其中的一面。他有一段說：「從朝陽起，一直到承德，這五百多里的途中，看看那些塌陷了無力重建的農村房舍，成人們穿的衣服像魚鱗一樣，一片一片的將要落在地上，孩子們裸着體在村口動也不動，失去孩提的天真，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只多一條袴子與兜肚，在村外拾乾柴。冀熱平津分署派了第五工作隊在熱境工作，從阜新到承德都在救濟中，他們以艱苦的精神，不污的良心，在那兒發放麵粉，舊衣與奶粉，一時受惠的人民的確不少。可是你到每個城市的街頭溜溜，到處有奶粉牛奶賣，飯館裏也會吃到雪白的麵粉，那是老百姓不肯吃這些貴重物品，希望換一點錢去買能多吃幾天的小米。有的老百姓領了麵粉而賠出了醬油，在阜新葉柏壽一帶有些暫編的隊伍知道老百姓有了白麵，跑到老百姓家中去吃麵條，得加上醬油賠出去。熱河的老百姓自稱是「老背辛」，這三字是人民流着眼淚想出的」。

我們辦理難民遣送和救濟將及一年，若干老牌流亡者還被阻滯在鄰區，到達本區的也還困阻在平津，新的流亡者又接踵而至。災區內無數萬的難民呼天不應，困難種種的救濟更應接不暇，救災與「造災」成了競賽的局勢，前者雖焦急如焚，也遠不能追上後者。「寧為太平犬，不作離亂人」！難民們誠已力竭聲嘶，但誰又能超然解脫這殘酷的現實？

急迫的直接救濟

同心協力振災黎

聯合國善後救濟工作的重心雖在恢復生產，協助建設，因而以善後工作為最重最繁，但戰後面對這千瘡百孔的災區，救濟工作却是最迫最急。本分署成立之初，就以救火的心情先來推動急賑，不顧工作環境是怎樣困難，我們始終盡最大可能在進行。我們首先遵照總署頒行的「賑卹業務原則」擬定了本區急賑實施細則，規定急賑對象為無家可歸的難民，有定宿的赤貧戶，因戰爭而失業的工人，大中小學的貧寒學子，貧寒教職員和文化人士，回國戰俘和勞工，急賑物資是糧和衣。同時規定了初查、覆查、發放的程序和手續，以及嚴密的監察辦法。

各地區的急賑全都與地方當局和社會團體取得聯繫，在平津兩市分別組織了振務顧問委員會，北平方面聘請了江長川、胡本德、洪煥蓮、王梓仲、金紹清、凌其峻、張重一等七位先生為委員，天津方面聘請了宋斐卿、徐端甫、楊錦魁、楊天受、雍劍秋、資耀華、喻傳鑑等七位先生為委員。在急賑實施過程中，平津的華北救世軍、紅卍字會、衛理公會、男女青年會等對我們盡過很多的幫助。冀熱兩省各工作隊所到的縣區也都會同地方政府，社政機關，慈善團體，以及公正人士等分工合作，縝密進行，聯總人員更隨時協同工作，我們與聯總駐區辦事處保持緊密接觸，每週舉行業務聯繫委員會。以及其他定期舉行的聯合分配委員會，福利委員會等。此外總署所組織的本區救濟審議委員會包含了兩省兩市的黨政軍領袖和社會賢達，除本分署署長副署長以當然委員出席報告業務外，全體委員有孫連仲、劉多荃、熊斌、張廷諤、劉瑤章、許惠東、李嗣聰、陸志章、孫錫三、谷鍾秀、江長川、宋斐卿、時子周、何基鴻、蕭一山等十五位先生，由李宗仁先生任主任委員。本年四月上旬和八月中旬在平舉行過兩次會議，決議的要案都已執行或在廣續辦理中。

各地區急賑的實施因受時局的影響和交通的制限，並未能依照預期的進度全面完成，但對於安定戰後的動盪社會終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今後我們除一面力求在短短時期完成善後大業外，同時仍擬以同樣的努力完成全面救濟。

兩市急賑

我們首先展開的是平津兩市的急賑工作，自本年一月初開始調查。時值寒假期，我們發動了大批青年學生參加服務

，男生在本署人員領導下分隊進行調查發放等工作，女生爲災民趕製冬衣。本署同人也全體動員，督同北平天津兩辦事處人員晝夜工作，經兩旬的緊張努力，兩市貧民各數萬戶領到了解救眉急的衣糧，北平的發放分十四區進行，發放中心在南城郊衛理公會，花市衛理會堂，前外興隆街救世軍，宣外驛馬市救世軍，西堂子胡同女青年會，朝外吉市口救世軍，宣內南溝沿聖公會，大石碑胡同長老會，北新橋崇實中學，米市青年會，興化寺街輔仁大學社會服務部，西什庫北堂等處。各校參加服務的學生也整天在寒風中忙，往往誤了餐時而枵腹從公，他們的飢寒却換取了貧民飽暖的安慰。不過當時我們還不曾運到充分的救濟物資，因而發放的麵粉還只作到每戶十五磅，寒衣的發放也未能普及。

號稱文化城的北平市，各級學校的教職員和學生大都不夠溫飽，社會文化人也幾乎一律清寒。我們對於幾萬個符合難民條件的中小學教職員和學生分別予以二十五磅或二十磅麵粉的接濟，對於清寒的大學教授也商得聯總代表的同意而贈予同樣安慰。此外少數的忠貞文化人八年來始終不爲敵人所屈，堅苦奮鬥，一貧如洗，經各方提出名單後，我們也贈以少量物資，並分函致敬慰之意。在急賑進行中，我們並與北平市社會局合作，設立了城廂內外施粥廠二十二處，庇寒所六處，由本署供給物資。普遍急賑以後，兩市貧苦人民和流亡者隨時申請個別救濟的，一年來無日無之。我們都依照規章隨時調查施濟。

截至本年十月底，天津市發出的急賑物資有麵粉一，一七四，二三七磅，衣服一三九，六五二件，鞋七十七雙，還有少量營養食物和現金國幣八一二，〇〇〇元，救濟人數共一五二，四五二人。北平市發出麵粉二，六〇九，二五九磅，衣服三八，一四三件，鞋二〇，〇八九雙，還有少量營養食物和現金國幣三六，五五八，九六〇元，救濟人數共一五九，九七七人。另爲粥廠暖廠撥發了麵粉二，九〇五磅，雜糧三十萬斤，支出現金國幣四八，三四二，〇〇〇元，救濟人數共達一，四八三，七〇一份（每人每次爲一份）。又救濟文貧及其他麵粉八二，七九一磅，衣七二三件，鞋二四三雙，救濟人數共三，七二八人。北平市若干小學無力購備冬煤，我們買了六百噸煤分贈各校。

冀東熱南

本年一月，本分署首先派出了第一工作隊駐在唐山，工作範圍包括冀東的臨榆、昌黎、灤縣、唐山、豐潤、玉田、遷安、遵化、盧龍、樂亭、撫寧、寧河、興隆、薊縣、都山等十五個縣市。這一帶遭受敵偽侵壓幾及十年，元氣斷喪殆盡，城市凋敝，農村破產，塘大唐山等地工業多停，失業工人不少，政治難民更麤集到這些城市，既無可遣送，也而法

盡量收容。該隊先從唐山、昌黎、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推行急賑，改進衛生，然後緊隨着地方治安和交通的進展而深入各縣，會同當地機關團體查災施賑。到本年六月，已救濟了最嚴重的災民二萬五千多人，所有工賑、特賑、福利、衛生等工作也都陸續展開，以後一直在積極推進。截至本年十月底，本署分配給該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二，六〇三，一二八磅，舊衣二一九，六〇二磅，已據該隊呈報發放的有麪粉一，二一六，八四九磅，舊衣四五，三三八件，救濟人數共五一，八〇九人。（工賑在外）

戰後熱河很經過一番混亂，平熱鐵路斷絕後，我們僅有假道東北區的錦州通到朝陽這一條鐵道交通線。本年三月本署第五工作隊才得循此線進駐朝陽，工作地區包括朝陽、赤峯、凌源、阜新、建平、綏東、綏南等七縣。先從朝凌二縣展開急賑，然後推進到建平、阜新，長時間的軍事行動給這些工作加深了困難。當國軍推進到承德一帶後，該隊緊隨着事實的需要向西伸展，接替了第八工作隊的任務而主持整個熱南的急賑。夙稱瘠苦的熱河民衆在戰後又加重了創傷，一般災民的悲慘程度更超過冀東，我們的力量還只能辦到缺食的先分點糧，裸體的先給點衣，患病的供應些醫藥和營養品。截至本年十月底，本署分配給該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二，一二五，六五四磅，舊衣鞋一，一八〇，三一四磅（包括最近運去救濟承德一帶寒民的一萬包在內），已據該隊呈報發放的有麪粉四五〇，〇七九磅，舊衣五七，六五五件，舊鞋一，〇六三雙，救濟人數共八〇，三八九人。（工賑在外）

平津外圍

本年二月，第四工作隊進駐滄縣開始工作，全區包括天津縣、寧津、靜海、青縣、鹽山、滄縣、吳橋、景縣、武邑、故城、阜城、交河、獻縣等十三縣。這一帶地區不少遭受了水災，該隊先從滄、青、靜海展開急賑，並會同地方機關團體設立了滄縣聯合施粥廠。後來繼續擴張急賑範圍，並推行工賑、特賑、衛生、福利等工作，但一部份中共控制的地區因受交通的窒礙，還未能完成任務。截至本年十月底，本署分配給該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一，三一九，三九八磅，舊衣八，四九八磅，已據該隊呈報發放的有麪粉六八八，六〇三磅，舊衣一，一三二件，救濟人數共五六，六九一人。（工賑在外）

本年三月，第六工作隊進駐通縣，工作地區包括通縣、順義、大興、宛平、密雲、武清、懷柔、三河、平谷、寶坻、安次、永清、固安、房山、涿縣、良鄉等十六縣。這一區遭受水災的村鎮很多，災情大都很重。五月中旬前，該隊先

把通縣、大興、武清、宛平一帶急賑大致辦妥，一面推進工賑、衛生、福利等工作，一面繼續查放安次、房山各縣水災急賑，其中一部地區也因零星的軍事行動所阻而尚未推及。截至本年十月底，急賑續在積極進行中。本署分配給該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五、一六五、六〇一磅，舊衣六三、一四三磅，已據該隊呈報發出的有麪粉一、五五六、〇四三磅，舊衣四八、五一四件，救濟人數共九一，二八四人。（工賑在外）

保石二區

保定區包括清苑、滿城、完縣、新安、望都、容城、唐縣、徐水、定縣、涑水、定興、易縣、新城、涞源、阜平、曲陽、行唐等十七縣，本署於本年一月便已派出第二工作隊駐保，先從平漢鐵路沿線趕辦急賑。後來業務範圍與時俱進，工賑、特賑、衛生、福利等工作都次第增繁，又因河北省府移保，為密切聯繫，自本年八月起改組為保定辦事處，加強工作。第二工作隊推進振務與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聯繫週密，迄本年四月底已開展到十五縣區，對於河北省會的善後建設也盡了一些助力。截至本年十月底，本署分配給該隊和保定辦事處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三、六二三、五三三磅，舊衣二八九、六六七磅，已據該處呈報發出的有麵粉七七二、一九二磅，舊衣二一、九六九件，救濟人數共八七、七七〇人。（工賑在外）

石門區包括石家莊、正定、元氏、獲鹿、井陘、新樂、靈壽、無極、深澤、藁城、晉縣、欒城、趙縣、高邑、贊皇、柏鄉、臨城、安平、東鹿、深縣、寧晉、隆平、堯山等二十三縣市，本署在本年二月派出第三工作隊駐石門推進這一分區的振務。五月初旬前已將石門、正定、等縣大致辦妥，隨即向別的縣區推進。石門市是平漢正太兩鐵路的接軌站，晉豫冀三省交通的孔道，復員人士和過境難民往來如鯽，且常因交通困難而阻滯在這裏。該隊會同社會服務處舉辦簡易食堂和難民招待所，並加緊改善地方衛生。此外工賑和社會福利事業也都迅速開展，聯總專家會稱之為一個富有效率的 work 隊。截至本年十月底，本署分配給該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一、三八五、六一九磅，舊衣二四二、三七九磅，因交通中斷，一部份還未運到。已據該隊呈報發出的有麵粉四七八、四四三磅，舊衣五九、六四二件，救濟人數共六一、七三八人。（工賑在外）

中共區

冀中一帶現由中共控制的地區屬於本署第七工作隊的工作範圍，經初步的調查和接洽後，該隊才於本年五月正式出

發，由聯總視察專員巴克雷氏隨同協助。原定駐在地爲河間，全區包括河間、新鎮、雄縣、霸縣、文安、大城、任邱、高陽、肅寧、蠡縣、博野、安國、安平、饒陽等十四縣，現因照料物資的轉運，隊部暫駐在定縣。五月間該隊先由大清河用木船載運救濟物資一百七十噸到新鎮，隨即辦理文安、大城、任邱等六縣和勝芳市的急賑，六月間告一段落。隨即回津運去第二批物資，繼續辦理南八縣的急賑。運輸是這一區的難題之一，數量很難如願，以文安爲例，全縣被災的一八三村有災民三九、六七二戶，計一七三、二〇〇人，但我們還只能救濟到六、一二七戶，計一六、五八〇人。不過人民都還能了解時勢，體諒艱難，我們的隊員到各村視察時，已見到領賑的災民用麵粉作飯，衣服鞋子也都穿起了，有一村的婦女用刀削去了那些不習慣的高跟鞋的跟。本署先後分配給第七工作隊的主要救濟物資有食物五五九、八七四磅，舊衣鞋三一、二四六磅，衛生器材及其他二四九、六八四磅，已據該隊呈報發出的有麵粉三三八、五〇〇磅，舊衣一八、〇九九件，舊鞋三、四六六雙，救濟人數共三七、四二五人。

熱河省的承德、平泉、寧城、圍場、隆化、豐寧、灤平等七縣早經本署劃入第八工作隊的範圍，當時全區在中共控制之下，聯總和我們決定了一次先運物資千噸去辦急賑，第八工作隊便於本年五月正式出發，指定的駐地是承德。中共的救濟行政機構是「解放區救濟委員會」，他們譯稱「CLARA」(Communist Liberated Areas Relief Administration)這一機構有些地方協助過我們，有些地方却給了我們許多窒礙。最初商定的運輸辦法是北平至密雲用火車，密雲至古北口用聯總的汽車，古北口至承德由中共擔負運費。這一段的交通工具和人力既全爲中共所控制，因此商定由中共冀熱遼救濟分會 (CLARA) 在古北口驗收入庫，負責分運承德和灤平兩倉庫，候我們工作隊運輸工作完成，全部人員到達承德，再由該會把物資交還工作隊，依照規定手續開始調查發放。平古道上的車運自六月八日開始，至七月十四日便因大雨沖毀了路基，綜計已交救濟分會接運去承德的物資有大袋麵粉三、五〇五袋 (每袋一百磅)，小袋麵粉一二、〇〇〇袋 (每袋四十八磅半)，奶粉兩千箱，汽蒸乳八、一八〇箱，乾清乳一百桶，罐頭食物二、九九〇箱，舊衣二千包，菜籽四七桶。但救濟分會並未在承德交還工作隊，而自行直接分配各縣，並將河北省的興隆和青龍二縣一併分配，該隊雖曾派賑務股長往灤平監放，終因種種困難而不能遍視。八月十一日該會造送了一張物資分配細數表和一張實收分配餘額差額對照表，答應代取災民的收據。第八工作隊鑒於辦事的困難，負責人等回到北平商承對策，隨即因熱河戰局變化而無法再往，國軍到達後的承德區賑務正由第五工作隊接替進行。

冀南的邯鄲、大名等數十縣隔絕得更深，交通運輸差不多完全停頓，更是困難重重。本署派往的冀南調查隊長陳

景胡會同聯總人員格蘭敦氏 (Grandon) 登山涉水，費了不少時間才完成初步調查和接洽。我們原定在這區設立兩個工作隊，因許多難關還不能克服，九月底才組織了第九工作隊先往進行急賑，現正雇木船由南運河運送物資，積極推進。本署分配給該隊的第一批救濟物資有食物一、七七三、一七七磅，舊衣鞋一八四、九九九磅，間關繞道，還不易立即運竣。

兩個孤懸的角落

冀南既大部為中共區，但邯鄲附近的永年城則為國軍據守，自去年九月四日被圍後，城鄉斷絕了交通。本年二月間城內已告絕糧，雖有飛機去投糧，但供求遠難相應。城內居民恃水草樹皮過活，截至三月底餓死了六千四百七十二人。本署和聯總代表與中共方面幾度交涉施賑，直到四月底才在北平軍調執行部訂立協議，本分署派遣了一個臨時工作隊會同聯總人員恆安石氏 (Hummel) 乘美方運輸機飛到安陽，再乘吉普車到邯鄲。五月二日與永年解放區救濟分會委員趙為一等合組救濟小組，召集民衆代表和公正士紳決定了實施辦法，規定在救濟期間飛機所投的大餅全給軍人和軍屬，但軍屬概不領取振糧。自邯鄲購妥的三十萬斤振糧分三批運到，五月七日開始施放，廿七日放完，受賑災民共一二、八七八人。工作隊帶去的魚肝油十箱(計一、四四〇瓶)分發給城內的重病者每人一瓶，輕病者每六人均分一瓶，下餘少量交給醫院和天主教堂代為施放，許多奄奄待斃的人民稍獲喘息。至七月間被困人民情況更趨嚴重，本署冀南調查隊曾向私行逃出的災民查報詳情，據說：「平民死亡相繼，執行小組曾往洽商撤出民衆，但無結果，小組離城，雙方便開火」。本署對這些災民雖萬分焦慮，可是不斷的軍事行動，阻滯了再度的急賑。最近正接洽委託聯總與美軍以飛機投送寒衣二百包去拯救這孤城的民衆。

東明、長垣二縣遠處冀南的尖頂，與本區完全被隔離，只有河南還可稍通聲息。本署早在東明被圍時便已派專員陳景胡、程進善等赴開封洽商救濟，從河南分署借得麵粉二百噸準備起運，又為雙方拉鋸戰所阻，停頓多時。九月間東長二縣秩序才漸安，本署仍令程專員往辦急賑，並向豫分署再商借舊衣數百包一併施放。最近據報麵粉已洽妥行總公路運輸隊派車起運，但舊衣豫分署也無存餘，我們正呈請總署在配給本區的舊衣項下抽撥一部份改運河南，以便就近取用。

塞外救寒民

從新聞記者的特寫中，熱河的災民是衣裳襤褸，十幾歲女孩只穿着一條褲，孩子們多赤裸。其實，這只是交通線上的情景，我們的工作者深入農村，還見到一絲不掛的農民，若干穿着破爛單夾衣的便算幸運。根據善後救濟調查設計委員會的原始估計，單就河北省而言，衣服的救濟計需五二、八三一噸布，二七、七六六噸棉，和七一六噸線。我們早在本年八月呈復總署所詢布疋需要時，要求了色布和白布各三千八百萬公尺，棉花五千七百噸，我們計劃為百分之十五的河北人，百分之十的平津人，和百分之五十熱河人，準備每人一套冬衣。但這些數字在總署的全盤分配中還不知怎樣決定，而熱河災民缺衣的緊急報告却不斷飛來，塞外風寒，不容等待，我們儘現有的舊衣一次撥出一萬包送往承德施賑。

爲求這一工作完成得迅速周全，我們臨時抽調了第三工作隊隊長王作田，第七工作隊隊長王子英，和一部份幹員，在本分署副署長顧德銘博士率領之下，會同聯總人員馳往承德，幫同第五工作隊隊長孫杰去查放。四輛吉普和七輛大卡車取道平古路入熱，廿五輛火車裝載衣包經北寧鐵路錦朝線分道而行。十月廿三日，汽車隊離平，漏夜駛過一些戰鬥還未結束的地段，許多橋樑都不勝重載，在石匣到古北口途中，汽車隊冒險探過一道破橋時，橋頭的土都在滾落。廿四日趕抵承德，一面與地方機關接洽，一面劃分兩組人員開始調查。我們接獲的第一件調查報告便足可反映當地情景的一班，他們訪問了承德郊外的幾座「人圈」，這是日寇在佔領期內施行堅壁清野的戰略遺下的殘跡，用牆圍起一個個集中營，強迫農民們住進去，聽憑他們的管牧。現在日寇是走了，但留下這一堆堆苦難者在草窩中，無數的孩子赤裸着，他們沒有被蓋。僅有一些骯髒的破布。一個調查組渡過廿七處溪流去到隆化，從另一條山路轉回，他們見到了二十八個人圈和七個村子。所有的人都缺乏衣服，三個人圈內的人披些破布，孩子們一絲也沒有。三歲至十二歲的兒童都沒有營養，慘白而瘦削，多數害着皮膚病和眼病，人圈內的嬰兒死亡率極高。口外的山巒已堆滿白雪了，氣溫比平津低甚。火車送去的舊衣已抵葉柏壽，第五工作隊擔任發放赤峯和圍場，混合隊擔任灤平和隆化。估計一萬包約有舊衣八十萬件，雖不全是適用的冬衣，但終可稍濟數十萬人的燃眉之急。

今年的冬賑各地普遍需要衣，在總署未分配這項原料前，我們正以多方的努力來圖補救。我們把庫存的卡嘰布向中紡公司掉換棉布，撥用了大批麵粉空袋作衣裏，彈棉工作正在北平加緊進行。我們集中了幾十架縫紉機在北平自設一所工場，預計不及縫製的一部份也與華北救世軍訂約，由他們劃分一份份的衣料，連同一定量的棉花和線捆成小包，以便發給難民們自製。本分署的工賑專家艾富蘭(Miss Gladys M. Everett)和縫紉專家富勒頓女士(Miss Fullerton)在這一方面盡力很多。當我們想到熱河遍地的赤裸兒童正在接受遠渡大洋而來的衣服，平津河北的貧戶也即將享受到一點冬衣